

#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## ▶ 艾未未的「公共·藝術」

Ai Wei-Wei's "Public Art"

doi:10.6752/JCS.201203\_(13).0008

文化研究, (13), 2011

Router: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, (13), 2011

作者/Author: 顧爾德(Gould)

頁數/Page: 242-247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: 2011/09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[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3\\_\(13\).0008](http://dx.doi.org/10.6752/JCS.201203_(13).0008)



*DOI Enhanced*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(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) 的簡稱，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 <http://doi.airiti.com>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

## 論壇

《文化研究》第十三期（2011年秋季）：242-247

### 艾未未的「公共·藝術」\* Ai Wei-Wei's "Public Art"

顧爾德  
Gould

今年5月底，一位古巴籍藝術家Geandy Pavón在紐約市展出一個作品：把一個大鬍子中國人的照片投影到紐約中國領事館的牆上。幾個年輕路人經過，稱許Pavón這個作品很棒。Pavón問他們，知道影像中的人是誰？其中一個年輕人立刻回答：「Ai Wei Wei」。這個作品展出一個半月前，影像中的大鬍子，從北京要來台灣策畫展覽時，在北京機場被中國警方逮捕，全球都關注著他的動向。

「艾未未」三個字已經全球知曉，隨著中國政經力量的崛起，中國藝術文化也受到世界關注，中國藝術品、古董收藏被炒成天價，而艾未未也成了中國文化藝術的代表性人物。2011年底，他被英國*Art Review*雜誌選為Power 100首位，接著又入選美國《外交政策》(*Foreign Policy*)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第十八名。《外交政策》介紹他「即使被扔進大牢，還繼續反對中國共產黨」。「艾未未」這三個字代表的不仅是藝術，還有公民社會，民主，以及「新媒體微革命」。

2008年起，艾未未連續被四年被「政右經左工作室」選為「年度百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」，從藝術創作者到公共知識分子，中間的轉折到底為何？今年4月，在TED演講會的錄影訪問中，艾未未自述這

---

\* 部分内容改寫自2011/12/13，〈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〉，《中國時報》。

幾年來的歷程，他說：「我在做的是嘗試把我的藝術涉入現實，嘗試把藝術連結於社會變動之下。」他同時提到一個重點：他2005年開始上網。網路開啓了艾未未通往公共知識分子之路，網路也解放了中國民間社會的力量，讓它朝自主公民社會發展。

五年一次的德國卡塞爾文獻大展(Kassel Documenta)2007年舉行時，艾未未成功地運用網路，組織動員了一千零一個中國民眾赴卡塞爾，做為德國文獻大展參展作品「童話」內容一部分，作品會取這個名字，是因為卡塞爾是童話作家格林兄弟的故鄉。這次實驗讓艾未未感受到網路無遠弗屆溝通觸角的力量。但是，真正讓艾未未把藝術與社會變動扣連在一起，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。

2008年對中國社會的轉型而言具有特別的意義。那一年8月奧運在北京舉行，3月，艾未未參與規畫的鳥巢體育館落成。更重要的兩件事是：6月份，中國上網人口達到2億6千萬，成為全球第一；另一重要事件為5/12汶川地震發生。

當時中國還沒有3G通訊，但寬頻網路已開始普及。2007年「飯否」、騰訊「滔滔」等微博（中國的Twitter）陸續開通。經濟的發展，讓中國民間累積了自主的本錢：民眾經濟能力普遍提升、社會組織也可以不完全仰賴國家資源；國際經貿的發展、民眾出國經驗增加，龐大民工潮的移動，都開拓了中國民眾的視野並活絡了社會的動能；相對地，中國主流媒體在官方嚴控下，新聞資訊仍然非常封閉，無法滿足民眾對訊息強烈需求。於是中國民眾藉著手機簡訊、微博等工具，進行傳播溝通。這個新興傳播網絡（中國稱為「新媒體」），也成了社會動員組織的新渠道。汶川地震的救災重建工作，展現了新媒體的力量。

5/12地震一發生，網路上相關的新聞資訊的數量遠超過傳統媒體，也創下中國網路傳播史上新高峰。騰訊、新浪、搜狐、網易等四大民營網站共發布新聞13萬3千條，博客文章223萬篇，點擊量23億6千萬次。甚至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副司長彭波在地震不久就指出：「今年的拉薩『3/14』事件和汶川『5/12』地震標誌著中國網

路媒體已經成熟，標誌著現今的網路媒體正在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媒體。」<sup>1</sup>

新的傳播媒介帶來新的組織動員方式。無數民間團體、個人透過新媒體工具，自主地整合協調大量物資與人力。這場民間社會成功的自主行動，是1990年代初「希望工程」之後最成功的社會救助活動。「希望工程」是官方共青團發起的、由下而上動員；而汶川救災則是民間自主動員。汶川救災的成功讓當「希望工程」發起人徐永光在2009年初宣告：「2008年是中國公民社會的元年。」<sup>2</sup>徐永光本人也在07年加入由民間企業上海南都集團成立的南都基金會，從國家控制的組織轉投入民間自主的NGO。

艾未未也投入了這場救災工作，他發起了公民調查，要記錄震災中到底有哪些學生喪生，要把他們基本資料（姓名、年齡、學校班級、家庭聯繫方式等）公布出來。他陸續在新浪的部落格（博客）中公布了受難學生名單。過程中，他開始和官方發生正面衝突，官方阻撓他們的調查工作、不願提供資訊。為聲援另一位揭露學校豆腐渣工程的民間調查者譚作人，而遭警方毆打，頭部受傷。

紀錄片工作者艾曉明拍攝了公民調查的過程，艾未未在這部《公民調查》影像中談到他發起調查的動機：「在這麼一個極權的政體下，它最大的特徵就是削弱公民的知情權和他們的責任。所以我們覺得應該從具體的事情做起，具體的事情就是尊重個人自己的情感、直覺，一些最簡單的倫理判斷——對、不對，是、非，事實、真相。付

- 
- 1 參考自〈新聞辦官員：網媒正成為社會主流媒體〉，2008/05/21，「北方網」：<http://it.big5.enorth.com.cn/system/2008/05/21/003298042.shtml>。（2011/12/25瀏覽）要說明的是，中國主流媒體在報導彭波的說法之後，由於拉薩事涉敏感，後來的報導均將「拉薩」刪除，僅能由其他轉載網站中找到原文。
  - 2 徐永光，2008/06/02，〈2008，中國公民社會元年〉，「南都公益基金會」。引自：[http://jiuzai.naradafoundation.org/sys/html/lm\\_1/2008-06-03/110212.htm](http://jiuzai.naradafoundation.org/sys/html/lm_1/2008-06-03/110212.htm)。（2011/12/25瀏覽）

諸行動是很重要的。」<sup>3</sup>

汶川地震的公民調查，讓藝術創作者艾未未轉變成公共知識分子艾未未。他持續運用網路傳播各種激烈的社會議題，他也成了中國官方頭疼的人物。

北美館艾未未個展中，艾未未唯一為這個展創作的作品是「永久腳踏車」。館方的作品說明稱這件作品「象徵著中國社會環境邁向變遷中的進行式」。這個「進行式」其實就是中國民間社會透過internet進行不斷的連結、傳播、溝通與動員，讓數億中國公民環環相扣，推動著公民社會的車輪向前進。北京大學新聞系教授胡泳稱這種網路傳播是種「微動力」推動的「微革命」：「微，就是每一個普通的公民。」「我們不需要『大革命』而需要『微革命』，由『微資訊』和『微交流』共同推動的『微革命』。」<sup>4</sup>

藉由網路，艾未未從事著另類的「公共藝術」創作——在公共領域內創作藝術，以公共議題開展行動藝術。著名策展人Chris Dercon，在BBC製作的艾未未紀錄片*Ai Weiwei - Without Fear or Favour*中提到，強調藝術遊戲性的杜象對艾未未的影響。杜象(Marcel Duchamp)提出「when is art but not what is art」的觀點，這種「時機性」被艾未未巧妙地掌握。他永遠會在適當時機，以遊戲手法展現有力的作品，進而成為引導性的議題，讓當局者防不勝防。諷刺的攝影作品《騰飛不忘擋中央》，拿一隻「草泥馬」布偶擋住裸身的陰部，因此被網友名為「草泥馬擋中央」（諧音「操你媽黨中央」）就是這樣一件容易引起中國社會共鳴的作品。

當艾未未被中國官方指控逃稅、要補稅一千五百萬。他與友人透過網路號召小額捐款，他已收到逾八百萬捐款。這又是一件高明的遊

---

3 《公民調查》影片，請參考：「5.12後川震影展：艾曉明川震校難紀錄片，艾未未工作室」，「公視議題中心」：[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0pz2BXVgEU&feature=player\\_embedded](http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V0pz2BXVgEU&feature=player_embedded)。（2011/12/25瀏覽）

4 胡泳，2010/01/15，〈微革命：從推特到新浪微博〉，《新周刊》。

戲與實踐。十萬推特粉絲在網路世界追隨艾未未，這些匿名網民透過捐款以及艾未未回寄精美的手工「借據」，讓虛擬世界互動轉化為真實社會的契約關係。艾未未聰明地把當權者的打擊，即時轉化成另一場行為藝術與社會動員。

另一個掌握時機性的例子是，去年2月，藝術工作者們抗議官方蠻橫拆遷藝術村，在北京在長安大街舉布條遊行。約十來隻小貓走了三百公尺就被警方驅散，當時也沒多少路人圍觀。原本是一場夭折的街頭抗爭，又被艾未未轉化成有力量的行動藝術。他用手機即時拍下抗議照片，透過網路、推特立即傳播出去影像與文字訊息，全球各大媒體、各地粉絲馬上獲知這場遊行，進一步透過各主流媒介傳播出去。原本一場不成氣候的抗議轉化為全球矚目的焦點，同時賦予了這場遊行的歷史意義——89年六四之後天安門廣場首度次集會遊行。就如杜象所說的，藝術家是在定義什麼是藝術，而不一定要自己創造作品。艾未未即時傳播這場遊行，也定義了這場遊行。

台北「艾未未·缺席」展覽，可能是這位全球火紅藝術家近年來反應最冷淡的一場展覽。「缺席」應該改成「被缺席」。「被」這個字眼被選為2009年中國年度漢字。「被」就是「被動」、「被迫」、「被定義」，當時中國主政者宣揚「和諧社會」，為了讓社會同唱和諧旋律，主旋律以外的眾聲喧嘩都要被壓制，因此「被河蟹」（被和諧）成為網路流行的詞彙，其他如「被自願」、「被代表」、「被自殺」一再被中國民衆用來表達自主性被壓制的不滿。艾未未也是「被」缺席。從2011年4月起，艾未未就不能出境，而台北政壇一遇到容易刺激北京的議題，也很識趣地低調處理。

不料，艾未未又展露他擅長的「時機性」，讓自己在這場「被缺席」的展覽中不缺席：他在接受中央廣播電台楊憲宏訪問時，對台北說了重話：

我想更有意義的是，不僅是我的缺席，而是台北或者台灣在國際政治上的缺席，他們遠遠的漂離了政治的主流，因為他們從來不敢光明正大的說出自己合理的權益，這樣的

airiti

缺席是有辱於使命的。<sup>5</sup>

台北政壇想在艾未未議題上玩「低調」的遊戲，卻被艾未未即時地「玩」了回去。缺席的居然不是艾未未，而是台灣。

---

5 2011/11/03，〈艾未未專訪〉，《為人民服務：楊憲宏時間》，台灣：中央廣播電台。